



紫色梦幻系列 · 紫色梦幻系列

美梦成真

乔治娜·柏克欧夫 原著

裘蒂 译



紫色梦幻系列

美 梦 成 真

乔治娜·柏克欧夫 原著

裘 蒂 译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九五年·石家庄

紫色梦幻系列

美梦成真

乔治娜·柏克欧夫 原著

裘蒂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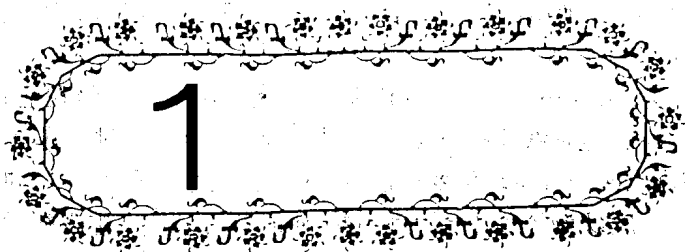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0.125印张 23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4.20元

ISBN7-80611-327-4/I·316



十六年，长得足够让人忘却憎恨。

孟大伟倚在一棵山茶萸树上，凝望眼前巍峨的内战时期风格的屋宇。

他裹着喀什米尔羊毛外套深深吸口气，试图抵御十月末的寒意。柔软的衣料厮磨着他的颈背，轻柔地提醒他，自从他把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一隅称为“家”以来，几乎已有二十年了。那时他穿着粗毛衣、褪色蓝牛仔裤与JC 潘尼邮购目录中的长内衣过冬。现在他想也不想就花任职曳引机修护员的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在塞维尔街订做一件衬衫。

老天哪，究竟是什么愚蠢的冲动，使他回到这里？他究竟想些什么；希望获得什么？他挺直身子，跨步离去。

心灵上的宁静。一股内心深处的声音坚持地回答他，止住他的脚步。他曾立下令人懊恼的誓言——永远忘了她，将她深

埋往事中，使她跟他十八年来住在俄亥俄州贝斯特时的人事一般无足轻重。

父亲意外受伤的消息传来之后，种种矛盾的情绪在他心头浮沉。电话线彼端的女人，坚持认为他父亲活不过当晚。大伟赶上头一班飞往佛罗里达的飞机，于接到电话后十二小时抵达，原以为父亲必已撒手人寰，他能做的只是安排丧礼，但他没考虑到，父亲是匹历尽沧桑的老马。孟杰姆继续挣扎了两星期，才终于解脱经历困厄的一生。十四天陪侍病榻的日子，使大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回忆。

凯莉倒没有日日夜夜地浮现在他心头。他在英格兰定居并展开事业后，也曾有数星期、数个月全然忘了她。然而，无法避免地，总会有某事触动他的回忆——一首歌、一张杂志图片——然后，对她萦绕不去的思念便吞没了他。

汽车声引起他的注意。他沿着两侧林木茂盛的小路望去，看到一辆逐渐驶近的栗色旅行车。方向盘后方是个女人，乘客座上有只小狗，它的鼻子紧贴着前车窗。车子转进他先前凝望的屋子——她家——的车道前，大伟瞥见一闪而过的深棕色头发。他的眸子立刻兴奋地发亮。真是太合适了——年轻时曾誓言要到纽约艺术界打天下的女人，不但仍住在她一向定居的小城里，而且还驾驶象征郊区生活的车子。但是，他怀着苦涩的心情告诉自己，她显然需要这么一部汽车，接送她与老好人艾森所生的三个孩子。

自己的思绪使大伟打个寒颤。他为什么仍然关心她？她对他已不重要。他已实现所有的美梦，而且收获尚不仅如此。而她，一无所成，始终局限在原地。

那么，伫立在冷冽风中的，为什么是他？

何凯莉把她抱的长毛狗挪到左侧，打开厨房门锁。进入后，她温和地放下老狗。“我替你取出干衣机里的毯子，‘酥饼’。”她说道，摸摸它的头，然后又搔搔它的长耳朵。

她铺好狗窝后，随即走到门厅的衣柜，挂好大衣，送孩子上学后再开车回来消磨了几个小时，但是这并无法缓和她的焦虑不安。

她把皮包放在衣柜架子上，脱掉毛线帽，用手指梳开头发，让它回复平常蓬松的自由状态。她实在应该设法顺服这一头卷发，就算为了讨艾森欢喜也好。他虽然并没真正批评她的外表，但他总是指出别的女人留起光滑的发型，看来有多么吸引人。

有时候，她为她所嫁的男人而心痛，那是一种充满愧咎的痛楚。大部分时候，她只是麻木地一天过一天，沉醉在孩子带来的快乐里，小心地避免想象孩子长大后，她与艾森独处时会是怎么样的日子。

这一招一直挺有效的。

直到三天前，她在家长会中遇见马瑞丝，听说大伟护送他父亲的灵柩回贝克斯特安排追思弥撒时为止。

凯莉深深吸口气，刻意关上衣柜门。对于未知的恐惧开始悄悄地渗进她所做的每件事情、所想的每个念头，几乎拖垮她。她走上楼整理床铺，希望从熟悉与不费脑筋的动作中，寻求一点慰藉。

十六年是一段极长的时间，尤其是对孟大伟这种人而言，更觉得特别长。每当想到她时，他必会宽慰地吁口气，庆幸自己并未被她牵绊住。

如果他还记得她的话。

她把特大号的枕头扔到床铺旁边的椅子上，扯平被子。她真的希望他忘了她吗？

天知道，她所爱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事实上都凭借这一点期望。

凯莉机械化地完成主卧房的清理，然后移到女儿的房间。弯身拾起安黛的睡衣时，她听到前门传来的门铃声。

她猛然挺直身体。或许只是邮差，她告诉自己，对自己这么容易惊吓和发抖感到气恼。

她走下楼。

她的脚刚踩到地面，看到透过前门毛玻璃的男人身影时，立刻就明白了。她想悄悄溜回楼上，但又考虑到，大伟若在艾森或任一个孩子在家时来访，那该多么危险。如果她必须与他见面，最好独自进行。

几天来，她一直想象与他重逢时，将会是什么情景。在她心中，他们已经谈过十来遍。当她驾车送孩子上学时，当她中途购买杂货时，还有，当她夜里躺在艾森旁边听他呼吸时，大伟一直都是她思绪的焦点。

她敞开门，拒绝用它作为凭障。眼前的男人使她无所适从。他一点也不像凯莉昔日认识的男孩——昔日立刻微笑的嘴，如今绷得又紧又密；他眼中曾闪烁的好奇与天真，如今毫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寒颤的蓝色怒意。

“哈罗，大伟。”她说道。“好久不见。”她又说，浑身涌起难以克制的悲伤。

“是的，好久不见。”他徐徐地回答，毫不掩饰地打量她。

“很难过听见你父亲去世的消息。当他搬走时，我没机会

向他道别。”不管他父亲与她之间的感情多么淡薄，他毕竟构成她与大伟间的连系。“我听说你要回来，我……”

他的嘴角弯起一丝嘲讽的微笑。“你在猜想，我是否会经过这里，过来叙叙旧。”他替她说完。

“我承认，我曾想过一、两次。”

“你认为我回到老家后，能不来拜访你与艾森吗？得了，凯莉，艾森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他耸耸肩。“我似乎已忘记你以前在我心中的地位了，凯莉。”

她的手臂交抱胸前。“时间的确会改变这些。”

“你看来过得不错。”

开朗的笑容显示了她的愉悦。“我很幸运。”

“我怀疑这和幸运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是难堪的沉默。“你想做什么，大伟？”

“我不知道。”他承认。

“你必定有什么想法，否则你不会来。”

“这就是你现在看事情的方式吗？每个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对不起，”她无奈地表示。明知他想要或需要的不是这个，但她无法阻止自己。“我从来没打算伤害——”

“拜托，凯莉，我们一起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之后，你不认为我应该享有多一点点的权利？过去与现在都一样？”

她伸出双手，做出哀求的姿态。“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如果你到这里是希望发现我因为嫁给艾森，错过了成为知名作家夫人的机会而陷入自怜自恼，那么你是在浪费时间，大伟。我或许不能搭乘‘协和号’专机横渡大洋，或到某个希腊小岛避寒，但我很快乐。你也能这么说吗？”

大伟苦笑，用手搓搓下巴。“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忘了吧，大伟。”她求他。

“但愿我能够。”他叹口气道。有好长的一阵子他盯着她，似乎在搜索枯肠，寻找其他可说的话。最后，他无言地转身离去。

凯莉目送他的背影，她明白，这么多年来，她非但没使他自由，反而以自己纠缠难解的谎言之网囚禁了他。她曾对大伟许诺无数誓言，却用一封信违背了所有的信诺。现在，她终于有机会可弥补一切。

“大伟？”她喊道，不顾自己要冒多可怕的风险来清偿所负的债。他停下来，回头看她。他的头发被风吹乱，盖在前额上，使她仿佛瞥见昔日曾爱过的二十二岁男孩——曾让她视为与呼吸空气一样重要，足以维系她生命的男孩。

“什么事？”

“别走。”她说道，强迫话语穿过喉中恐惧的硬块。多年来，这是她头一次必须在毫无计划与盘算的情况下进行一桩事情，一桩为了自己而做的事。

“究竟有什么事，凯莉？”他趑趄回来。

她迟疑片刻。“你为何要来，大伟？”

他一时火冒三丈地抓住她，手指深深陷入她的手臂。“为了摆脱你。”他仿佛不情愿承认。“我不想再继续想到你。”他胁迫地靠近她的脸。“我不想记得爱你的滋味如何，我不愿继续在乎你竟然可以抛掉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他露出不屑的神情，松开她的手臂，退后一步。“天——我发过誓，绝不让这件事发生。”

“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她说道。也有太多她无法解释的

事。“当时我年纪轻又害怕，我真的相信我所做的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你是说，你后悔嫁给艾森？”

“我不让自己考虑这种事情。”

“你究竟在怕什么，凯莉？我吗？难道你认为，如果你告诉我当我在纽约时你曾和艾森睡过，而且怀了他的孩子，我会使用暴力或想不开？还是你认为我会放弃你，所以你觉得应趁可能时抓住艾森？”他用左手拂开前额的头发，他的结婚戒子在晨光中闪闪发光。

凯莉挺直她一六七公分的高挑身材。“我无法给你你想要的答案，大伟，但是，你若给我机会，我们可以做朋友。他想开口说话，但她抬起手阻止他。“忘记朋友比忘记情人容易得多。”见他没立刻回答，她接着说下去：“你今天回来的目的，不是要找出忘记我的办法吗？”

“怨恨你这么多年之后，要把你想成朋友有点困难。”

其实，他可以揍她一拳，如此应该可使受伤的心舒坦些。“进来吧，我煮点咖啡，我们可以谈一谈。”她让出门口。“或者，你现在已改喝茶？”她心头深处响起警告。了解他目前的生活细节，只会增加她的回忆画布上的色彩。

“我喝咖啡。”他踏进玄关。“美国人不怎么懂得如何泡出一壶好茶。”他的嘴角露出不太自然的笑意。“我没什么恶意，这是事实。”

她一直向往到英国、法国或中国，渴望了解别的民族如何生活。“你喜欢住在伦敦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如果他不喜欢，何必住在那里？

“喜欢。”

“多久——”

“七年。”

“我从某篇报导中看到，你太太是英国人。”她记得清清楚楚，她在一本名叫《欧洲生活》的高尚杂志中读到关于孟薇格的报导。那篇文章报导伦敦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其中包括一张相片与几段介绍畅销书作者孟太伟及其耀眼的妻子——以前的狄薇格，某贵族之女。

“这就是你关心的吗，凯莉？一杯咖啡与一些无聊的闲谈？如果是这些，我没兴趣。”

她叹口气。“大伟，如果你不稍微让步一点，事情必然行不通的。”

过了几秒钟，他脱下外套递给她。“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有时候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死硬派。”他用这些话代替道歉。

凯莉用手臂挂住他的外套，一面去取衣架。外套的质料柔软，显然是昂贵货，她一时浑然忘我地想把手伸进衣袖中，让大伟未散的体温围绕她。她念高中时，曾用大伟的大学夹克裹住身体。他依然可以记得，当她坐在教室中间，想到自己的体热将释出了他的刮胡水香味时，心中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亲密感觉。

她强迫自己甩掉往事，把他的外套挂在她的大衣旁边，然后关上衣柜门。“我们的时间不多，”她说道。“有时候孩子会决定回家吃午餐。”

“我不在乎。”

“不能让他们看见你在这里。”她回答，似乎答得太快了一点。

他眯起眼睛。“你究竟在担心什么，凯莉？”

她只有这次可以躲藏在事实之后。“我并不担心什么，只不过，艾森知道你回来时，曾要求我别和你见面，我宁愿他不知道你来过这里。”

“没道理嘛。”大伟缓缓说道，与其是对她说，更像是对他自己说。“他赢了，又何必……”他猛然抬起头。“唉，我不该批评，你难道不喜欢你自己的选择？”

“你用字总是像武器，大伟。”

但是从来不针对她，至少在今天以前，从不。“这是职业病。”

凯莉指向屋后，说道：“何不到厨房喝咖啡？每天这个时候照进那里的阳光好暖和。”

大伟点点头，示意带路。他们经过客厅时，他迅速扫视挂在其中的画，没有一幅是凯莉的作品，若非她已停止画水彩画，就是她的风格已有剧大的改变。

她转头想和他说话，发现他正注视一幅画，画中是个女孩站在一棵树旁。“艾森收集二十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她解释。

他露出怀疑的眼神。“从哪时候开始的？”他印象中的艾森并没有这么高雅的嗜好。

“我们结婚后几年才开始的。”

“我没见到你的作品。”

“我看厌了。”

有些不合情理，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你放弃绘画了，对吗？”

这个问题令她很不自在。“没多久之后，我就厌烦了；要对三流的东西维持热心，很难。”

艺术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实在微妙。数百篇关于他的著作的评论中，他只记得半打左右的恶评的每一个字。“是哪个天才告诉你，你的画是三流的作品？”

“我知道现代对艺术的看法，我看过太多作品——天，我拥有的画也不胜其数。我记得你的作品，凯莉，它们绝非三流。”

“那已过去了。”她说道。“我几乎记不得手中握着画笔的滋味。”她勉强挤出一丝开朗的笑容，继续说：“至少我们俩有一个人成功了。”

他忍住反唇相稽的冲动，想要告诉她，他差一点就无法成功，在他收到她的信之后，他放弃了学业，露宿街头，花了两个星期，借徒步旅行、搭便车，穿过南美，然后跳上一班驶往欧洲的货轮。那是一艘老船，速度慢得令人痛苦，而且，船上只有厨子的英文可以勉强结结巴巴的凑成一句话。枯燥厌烦促使他借来纸张，再度开始写作——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躲藏在阿根廷的一名纳粹党人——一本陈腔滥调的间谍小说。进行手稿的期间，是他离开学校以来最美好的时光。两年来他尝试过各种方法——从墨西哥酒到妓女——来忘怀她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暂时将她抛在脑后的方法。

他穿过厨房，靠在贴了磁砖的料理台边。她比以前瘦了，看来几乎有点脆弱；回想以前，他绝不会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她。从他们可以自己过马路起，她便不甘落在他与艾森之后，不论是越野滑雪，或是爬树。他很高兴她终于开始留长发，并让头发松松地垂落；他不喜欢的是，他仍然记得她发间逸出的香甜气味，以及他们做爱之后，她的秀发接触他裸露的胸部时，所带来的感受。

“我读过你写的每一本书。”她说道，再度把话题转回他身上。“写得真好。”她轻声补充一句。“我一直以你为荣，大伟。你达成自己想做的一切，”她停顿片刻。“你梦想的一切。”

“很滑稽，可不是吗？为了你，我才有那些美梦，后来却在失去你的情况下成功。”

她心头一阵刺痛与畏缩，但她从不服输，只将那一阵刺痛当成是爱抚。她继续说道：“记不记得，你老是说，你的书永远不会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因为真正的好书永远不上榜？”

他没有躲藏的余地，她知道他所有的秘密，他以前曾有的每个理想抱负。“嗯，至少我对这事的看法没错。”

她霍然转身面对他。“你该不是认真的吧！你的书不但令人振奋，而且极具文学素养，尤其是最新的四本真令人爱不释手，难以忘怀。”

他突然觉得反胃。就像往日，他们喜欢替双方辩护。只不过，现在已非往日，事情早已变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说：“你的画也一向美妙。”

“即使我有这份欲望，也没有时间或精力。这个家、三个孩子、丈夫，还有一支狗，全都让我手忙脚乱。”仿佛听到指控，那条狗站起来，转了一圈，再躺回它的毯子上。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所听见的话。”

她停住灌满咖啡壶的动作，对他报以讥讽的笑容。“很惊讶？”

“也不尽然。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有孩子——”他边说边苦笑。“当然，那个时候我以为是我的孩子。”为了掩饰他流露的感情，他辩解似地补充说道。“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你竟会以孩子作为放弃绘画的借口。”

她不满地瞪着他。“你总是自以为是。”

“究竟发生什么事，凯莉？”

她真的生气了。“你到底打算要我怎么办，大伟？你究竟想借你自己的成功与指出我多么失败，来印证什么？”

“当我们一同成长时——”他极力搜索字眼来表达感情——“我们的雄心一向互相交融，有时候，我甚至分不清你的终点与我自己的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你有种种不同的幻想，但是从来没想到你不再绘画。”

她继续准备咖啡。“我们可以谈些别的事情吗？”

“你有什么建议？”

“谈谈英国。”她的声音里流露浓浓的渴望，她想知道自己未能亲身体验的事。

“表面上，与我们一般想象的差不多——双层巴士、饮茶店、博物馆。”

“表面下呢？”她热切地问道。

他知道她想要什么：透过他的眼睛感受生活的经验，就像他独自前往纽约时，她所期望的一样。“令我惊讶的是历史感——死亡的感觉，以及我第一次站在西敏寺中时感受到的渺小。我去的那天，外面正刮着大风雪，整个地方几乎只有我一人。”

他搜索字眼，让她可以栩栩如生地看见他所见过的一切。“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凯莉，我站在寺中的诗人隅，四周环绕着乔叟、强生与白朗宁几位英国大诗人的纪念碑。”他咯咯笑起来。“说到卑微的经历，我回家后，丢掉所有抵达英国后所写的东西。”

“你有什么改变吗——我是指，你的感情？你已习惯住在

那里吗？”

“你是说，我是否失去了新奇感？”

“是的。”

他回想自己初次见到特拉法加广场与泰晤士河的感觉，与现在经过时的感觉。“我猜是吧。”他以遗憾的语气表示。

“我想，这种事总会发生的。”她伸手到碗橱里，取下两只广口杯。

随后他没再说什么。持续的沉默演变成难堪时，她抬起头看他。她的双眼像两泓悲哀与恐惧的深褐色池水，与他们谈话看似自然的口吻，形成矛盾。

“你为什么背弃我，凯莉？”他无法阻止自己发问。“又为什么选择艾森？他给了你什么我不能给你的？难道因为我想再度延后我们的婚礼吗？”

凯莉望向别处，避开他脸上显露的伤痛。现在，虽然明知大伟多么需要听她的解释。她发现自己反而没说真话。“我觉得寂寞，艾森总在我需要他时陪伴我。他爱我，我也爱上他。我并没刻意求它发生——它是自然发生的。”为了让她自己有几分真实的感觉，她又加上一句：“我知道现在告诉你这些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我没有一天不为自己伤害你的行径感到懊悔。”

他走到窗前，瞪着窗外，茫然盯着依旧挂在树上却随时都会飘零的红、黄残叶。“我丢掉你所有的来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每隔一阵子，当我觉得格外寂寞或怅惘时，就会重读你写的内容，如此可以产生足够的愤怒，支撑我度过日子，直至下一次耐不住的寂寞。但是不久之后，我们之间真实的往事，开始悄悄爬入你的字里行间时，这种作法就失去作用。有一次，

我甚至订了机位，准备回来面对你，要求你说出事实。”

凯莉将手臂横抱胸前。“为什么没回来？”

“我遇见薇格。”

“你的妻子。”

“我们相处了五个月之后才结婚。”他曾抗拒她，但是，是她引导他进入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世界。她的父母实在没兴趣指望一个美国佬做女婿，尤其是一个以写作维生的家伙。他们之间是共栖的关系，借彼此满足的性生活而延续。

“但你现在回来了——”

他继续背对她。“这个选择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父亲临前的要求是将他葬在我母亲旁边。”

“这只能解释你为什么回到贝克斯特，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来看我。”

“我父亲意识清醒并可以说话的几小时里，都花在回忆上。当他睡着时，我再度孤零零地一个人，这时候，我自己的鬼魅便钻出来萦绕我。我想，你可以把我今天来此的目的称为驱邪。”

他的痛苦加上她本身的痛楚，这份负荷变得几乎难以承受。“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你究竟想听什么？”

“我不知道。”他承认，并重新面对她，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以为我多么了解你，凯莉。不，去他的，我的确了解你，我们共度了——”

她再也无法忍受。“别说了，大伟，你只不过使事情更难堪。”

“我要求的并没那么复杂，凯莉——只要告诉我事实。当你说出后，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再见到我。”